

# 天启年间的一场飞雪

许玮

据说,这个村原先叫“枣府楼”,后来更名为“曹夫楼”,是源于历史上的一个传说。那传说几经演绎,到如今,有着不同的版本。

光阴流逝,已无法核实那传说的真假有无,但想必一切都不会空穴来风吧。当我走进这个村,循着历史的气息再次听闻那个传说的时候,眼前浮现着的,不是脚下土地的沧桑过往,而是传说里漫天飞舞的雪花。

雪,纷纷扬扬的雪,把道路裹挟得一片迷漫。四下里眺望,看不到一个村庄和一星半点灯火,只有寂寥的路在雪地里延伸,而路的尽头,早被飞雪模糊了……

一个年轻女子,衣衫单薄,在风雪中艰难前行,不时用衣袖遮挡着扑面而来的风雪。衣袖被狂风掀起,可见她的两颊冻得通红,且浑身发抖。这么冷的天,单薄的衣裳简直无法避寒!女子身后,一个老者踉跄着紧紧相随,同样用衣袖遮挡风雪,却又不时怜惜地看着走在前面的女子,几次要把身上的夹袄脱下来给她披上,都被她拒绝了。雪大天寒,老者心疼女子,但又深知她的性子,便只好咬着牙,和她相伴往前走,希望尽快逢着一座客棧,或一户人家,哪怕一处破庙也好,好歹度过这个风雪寒夜。

雪,漫天的雪,让路途显得漆黑而遥远。

女子叫曹玉莲,随在她身后的老者,是她家的仆人曹夫(也有写成“曹福”)。寒夜漫漫,两人这样顶风冒雪赶路,实为躲避一场祸乱。玉莲的父亲是在京城任职的官员,因不屈服于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魏忠贤,而遭到无端陷害——曹家面临被满门抄斩的厄运。生死在即,曹夫带着玉莲逃出,躲过一劫,而玉莲的父母却蒙冤死去。走投无路之时,玉莲想到了塞上大同,那里,有她已经换了帖的婆家,虽未过门,但家中遭此不幸,只能到大同去,试着求救于未曾谋面的夫婿。于是,她和曹夫星夜

兼程,从京城去往大同。

从京城到大同,路途何其遥远,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玉莲和曹夫跋山涉水,说不清走了多少天,眼看就要到大同了,却遇到茫茫飞雪。雪,让这长长的路充满了艰辛和莫测。一路上,玉莲不时悄悄抹泪,早已哭红了双眼。她想,人活在世上真难啊,面对恶势力,要怎么保持品行的高洁,但随时会遭到孤立,甚至被迫害。经历了和父母的生离死别,玉莲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也只有到了困境或绝境的时候,她才真切地感到了什么是温暖、什么是寒凉——原来,真正的寒凉来自于人心。

玉莲这么想着,不由得又呜咽起来,凄厉幽婉,愁肠寸断。泪水滑到脸颊,寒风一吹,冻得生疼,而雪片被风卷起,扑打在脸上,瞬间便冷到了心里。她怕曹夫看到自己流泪,便尽量用衣袖掩面。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艰辛,若不是有曹夫相伴,凭她一个女子,怎能走到大同,恐怕……玉莲不敢往下想了,回头看看曹夫,两鬓斑白,落雪满身,不由生出怜惜之情。他一介家仆,主人家遭难大难,但他不离不弃,真乃“心懷懷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令人感慨万千。玉莲想,京城的家是回不去了,再冷的天,再大的雪,也要咬着牙往前走,希望尽快赶到大同城,而曹夫的忠义之恩,暂且搁在心底,以期日后报答。

大同城快要到了,玉莲百感交集,可曹夫终因年老体弱,实在支撑不住了,倒在那个寒冷的雪夜。弥留之际,他将身上的夹袄脱下,给玉莲披上,叮嘱她千万不要悲伤,一定要到大同城里找到婆家,诉明真相,好替双亲申冤。玉莲早就哭成了个泪人,主仆情深,她已不把曹夫当家仆看了,而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她四下里呼喊求救,可漫天风雪,谁能听见!飞雪中,玉莲隐隐看到有灯火隐现,那一定是个村子,只要能走到村里,就有希望,但曹夫再

也无法相随了。玉莲悲痛而绝望,但没有回头路,即使在大同城里找不到婆家,也要想法儿申冤,才不枉曹夫的一片赤胆忠心。

寒风呼啸,夜色无边,纵然有灯火闪烁,也显得那般凄迷而朦胧。相传,那是大明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公元1627年)的一个雪夜,忠心耿耿的曹夫,死在了大同城东的一个村子。那村,叫“枣府楼”。

这是一个在大同耳熟能详的传说,后被改编成了戏曲,名为《走雪山》。天是背景,地为舞台,将一段生离死别的悲剧,演绎得感人肺腑。

几百年后,我在塞上古城宁静的冬夜重述这个故事,听到窗外有寒风呼啸,由远及近,笔下似乎也隐隐生出了一份冷。我眺望起茫茫夜色,那个当年叫“枣府楼”的村子,在漆黑的夜里自然无法看见,而我却感知到了那片土地的温度,还有数百年间传诵着的一份人间至善。似乎是,玉莲和曹夫二人不经历那样的长途跋涉,不遇着那样的漫天飞雪,不足以见证玉莲为家父申冤的坚毅,更不足以表达曹夫的耿耿忠心。

试想,家门遭难,玉莲虽然躲过一劫,但毕竟是个柔弱女子,若不是被逼无奈,怎会千里迢迢从京城投奔远在大同还尚未见过的婆家!生死未卜,前路也无法预料,但唯一让她感到踏实的是,还有个忠义的曹夫陪在身边,尽管他已是垂垂老矣。常言道,患难见真情,曹夫的忠心,在主人家落难时,更显可贵。然而,周遭的险恶,让人忧心着他和玉莲的命运——寒冷的雪夜,路在哪里?家住何处?虽远赴大同,为着一线希望而来,但谁又能看得见吉凶与祸福呢!

幸运的是,据说玉莲在大同城里找到了婆家,听闻她的遭遇后,被她的坚毅打动,更为曹夫的忠心打动。故事的结局,毫无疑问,正义战胜邪恶,曹家得以平反昭雪,也告慰了曹夫的在天之灵。然而,玉莲心头一定有着永远也悟

不热的寒凉吧——她思念着长眠于大同城东的曹夫,没有他,或许自己也早就葬身风雪中了。枣府楼村里在大同城东,但可以望见大同城高高耸立的城楼,曹夫安息于此,玉莲多少感到了心安。于是,为了感激曹夫的忠义与救命之恩,玉莲和婆家商量,为他建了一座小庙——曹夫庙。玉莲一身缟素,为其守孝,主仆情感的升华,已突破了身份和等级。

大明天启,已是近四百年前的光阴了。传说里的村庄让人遥想,而发生在村庄里的故事,却让人感伤。这故事的主角儿,只有玉莲和曹夫两位,但背景是宏阔的,通篇弥漫着一种氛围,那便是冷——天气的冷与身心的冷。玉莲和曹夫,本与大同无太大关联,只因玉莲为父申冤,投奔大同的婆家而来,陪伴她的曹夫冻死在大同城外的村子,才使这个故事落脚在了大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和记住曹夫,将“枣府楼”更名为“曹夫楼”,成了这个村子新的名称,世代相沿,与其说是传颂曹夫的高尚人格,不如说是将“忠义”二字树成了天地间的一座丰碑。

天启年间的那个风雪夜,真是让人感到冷,然而,雪落大地,不止宁静,更洒下了清白。

听村里的老人讲,曹夫庙原先只是建于真武庙后边的一间不算大的小庙而已,里面确实供奉着曹夫的塑像,为历史上的传说作了印证。然而,曹夫庙现已不在了,只有口口相传的故事还偶尔被人讲起,依然那么津津乐道——为一个老者的忠心,也为一个世道的良知,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只要明晰四百年前的这个故事,便知道了脚下土地的往昔。

历史是有温度的,这温度,关乎着脚下土地的兴衰。曹夫楼村只是大同城外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被那关于“忠和孝”的传说,镀上了温暖的色彩,历史就这样一再传承,而传承故事的人们,也在对“忠义”二字的解读中,记住了天启年间的那场茫茫飞雪。

# 二十四节气“书”话

韩蔚

小引

说到二十四节气,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的发现或者发明,是毫无疑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千年来对于指导农业生产乃至日常生活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不少人不但对农村,农业变得陌生,连昔日尽人皆知的二十四节气竟然也成了知识盲点了。而如果要说到这二十四节气的细微处,则不只是城里人,老农有的也是不知其详了。首先应该知道,虽然统称为“节气”,但实际上,节是节,气是气,不可混为一谈。古人以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候为一“节”。二十四节气通常均匀分布于每月,月首的叫“节”,月中的叫“气”。再者,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实际上反映了季节、物候、气候三方面的变化。反映季节的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反映物候现象的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反映气候变化的有:雨水、谷雨、小暑、大暑、处暑、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小寒、大寒。

辛丑新春,我们推出一个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栏目,小而言之是介绍知识,大而言之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为了加深印象,也为了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笔者以“古文字”把各个节气书写出来。这就是所谓“书”话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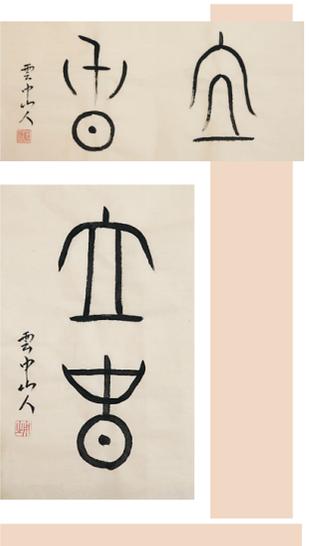
立春

按照夏历来讲,“立春”是一年中第一个节气。它的意思是天气开始回暖,冬天即将结束,所以明代农学家王象晋说:“立,始建也。春气始而建也。”(明·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古人观察的结果,从物象上看,立春这一节气“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孟春纪》)今年的立春在腊月二十二,“小年”的前一天,又是“五九”的最后一天。正应了那句农谚:“春打六九头”。从这天开始,大地日照时间增长了,降雨增多了,气温逐渐开始回升。再往后不久,“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就完全是春天的景象了。当然,这些都是以中原为基准的,地处雁门关以北的大同自然还要再晚些天。

在古代这一天还要举行“迎春”的仪式,实际上主要是两项内容,一是迎春神,二是打春牛。春神自然是掌管

春天之神了,其名为句芒,其形象是人面鸟身,手执规矩——规即画圆形的工具,矩是画直角或方形的工具。大同人常把“立春”说成“打春”,显然这与“打春牛”习俗密切相关。一般做法是:用土塑出一头牛,在牛肚中装入五谷等,仪式开始后,由县令举鞭击打,牛肚中的五谷掉出,即象征五谷丰登。后来为了省工省力,多用彩色的纸糊出一头牛来,依然在腹中装入五谷,依然由县令以鞭击打,象征春耕的开始。这一仪式仿佛是为全县的农业打响的发令枪,要知道数千年来中国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至于在家庭中举行的则多是“咬春”的项目,即食春饼了。

笔者所书“立春”二字,皆取古法。竖式的那幅,“立”用秦人李斯《峰山碑》写法,汉印亦有取义于此者,以后沿用这一写法的书家有清人吴让之、莫友芝、赵之谦、洪亮吉等,近代书家王羲之的写法也属这一路子。“春”字则取汗简的写法。横式的二字皆用三体石经的写法,风格更自然更为一致。无论哪种写法,“春”字中都少不了一“日”,显然古人已经非常清楚包括立春在内的四季的形成都与太阳密切相关。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二者共同之处是用圆笔,起笔或收笔较为尖细,看来更为俊逸和自然。



# 年味

李文芳

红灯笼,福字帖,对联以及年画在市场的尽头垂挂着我在抱鱼的胖娃娃面前停下脚步

那年,母亲买回这样一幅年画我照着画了一张那条金鱼像极了大梭子

生活的梭子不停地织锦翻开珍藏的土布我还会闻到乡下的年味

谁家杀猪宰羊,谁家刷房垒灶谁家贴了新窗花,谁家油锅翻滚谁家灶的老母鸡让孩子们垂涎

仿佛没有秘密,家家户户都飘出带有北方记忆的年味年三十的旺火通明,鞭炮声从密集到稀疏直至寂静大人们聚在一起守岁我一遍一遍清点吃剩的糖果

# 正月的离别

胡巨勇

眺望在凝视的空间结成句子如愈加浓郁的恋情在时间车轮韵律的远去声中不由自主地沉重

行李已打点好连同亲人的叮咛和祝福已一并放进重重的背包骤然而生的异样感伤

却化作笑语在亲人耳畔脆脆地响临风而立,挥挥手步步高走出乡情离家的脚步踩痛心事远行的游子,忙催牧笛灼热的呼唤用依恋的目光对黄昏中的故乡作再一次 抚摸

# 总想替他说谢谢你

李文臣

去年9月的一个星期五下午,3点多,一个新来的女老师找到我说,她中午在公交车上捡到个钱包,看到里面有不少钱,便去了附近派出所,民警见钱包里有身份证便做了登记,说会帮她寻找失主,然后把钱包又还给她,让她等消息。

她是我们学校刚招聘的年轻教师,这批新进老师较多,我大部分叫不上名字来。她来找我,是因为周末了要回老家,不便携带钱包,她请示校领导,校领导说是让我替她保管。这是她与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再看着她,“人美心美”这词在我的脑海中开始飘来飘去。的确,她挺漂亮,姓柳,笑起来如柳叶般妩媚。

我打开钱包,里面除了一厚叠百元钞票几张零钱,还有一张身份证,是个五十多岁中年人的,很可能是失主。柳老师说,她下午5点多的火车,她回家后,如果派出所联系到失主后给她打电话,她就给我打电话,由我替她把钱包还给失主。领导也是这样吩咐的,我自当照办。

没想到,半个小时后柳老师又来找我。她说,失主找到了,一会儿就来学校取钱包。我把钱包还给她时,对她说,不如我陪你到校门口等失主,你一个年轻女孩子,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男人,又拿着那么多钱,不合适。她爽快

地答应了。

刚出校门,就看见西边马路上有个中年人,急匆匆向我们这边走过来。我说,看样子那个人就是。柳老师也说挺像。果然是,只是脸色比身份证上的红。不等他问,我就问他,你叫——,那人急忙说出了名字。他说,中午喝了点酒,乘公交时稀里糊涂在车上睡着了,钱包也不知什么时候丢了。

我问他钱包内有什么,共多少钱?他盯着柳老师手里那个鼓鼓的钱包说,除了钱就是一张身份证,看样子不愿说出钱数,也许是因为周围有人的缘故吧。柳老师把钱包交给他,他很激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完整的话——“要不,要不……”,这时旁边有个学生家长说:“你可以给这位老师送个锦旗呀。”他连忙说:“行、行、行,我给老师做个锦旗。”我告诉了他柳老师的名字,他记在手机上后一溜烟走了。我这才想起,失主连个谢谢都还没说,而且此后便再也没有了消息。

现在半年过去了,不知怎么回事,每次遇到柳老师,我心里总想替那个失主说:谢谢你。但又怕冒失,毕竟柳老师毫无思想准备。大千世界,各色人等,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感谢。也许有的人不习惯把感谢说出口,但让我感动的是,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一些善意的流露和真诚的付出时刻都在发生。

# 清平乐·贺两会

张谟

晖晖朗日。淑气盈盈是。云阔风清争次第,乌啼莺啼情至。

春风揽取祥光。群贤献策言良。两会新潮涌动,古城一阙华章。

# 元宵

李登峰

红光绿影满街灯,逼暗银盘与玉绳。

尽望云中皆瑞色,祥和一片兆年登。

大同人对“粉”情有独钟,特别是我们当地的山药粉。

在雁同地区过年的时候人们有压粉的习惯。记忆中小时候的冬天异常寒冷,而压粉,就是在一年中最冷的腊月进行的。那时腊月一到,每家每户就开始为过年采购忙活了。过年需要准备的東西太多了,压粉,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农村人压粉一般用的是家里的山药自制的粉面,而城里人则是靠每月供应的粉面一点一点地慢慢积攒起来,平时是舍不得吃的。粉条是过年的主力菜,而压粉是个技术活儿,积攒一年的粉面可能不能压了。压粉可谓腊月里各个家庭的一项大工程,经常是全家总动员。压粉的家伙子给烙床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想用得有与烙床的人家提前预定,这样才能避免在使用上的冲突。压粉程序

# 压粉

孙黎明 一凡

工作,随着压粉后生的持续加力发出“咯吱咯吱”的挤压声,给烙床里的粉面团经挤压一根一根地冒出头来,变成粉条齐刷刷地钻入沸腾的开水中,入水的粉条受热后瞬间变得晶莹剔透,在沸水翻滚的过程中变得柔软丝滑,如同一条条白色的丝线在水中不停地翻滚舞动。下锅后的粉条经几次翻滚,就可以出锅了,出了锅的粉条必须马上放进事先准备好的冷水中过水,待完全凉透后,盘成一团一团的,放在院子里冷冻。经过一夜的自然冷冻,粉团变成了冰团子,十分坚硬,用袋子或纸箱子装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每顿吃多少就取

多少,整整能吃上一个正月。压粉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也会围在灶边,一是凑热闹,二是为吃那美味的粉头。粉头就是最后剩下的短小粉段,母亲会在粉头里放一些酱油和醋,再滴一点点香油,撒点葱花,那滋味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粉,大同人大部分都爱吃,拌凉菜离不开粉,大烩菜离不开粉,过年吃的什锦铜火锅更离不开粉。粉,还是那个年代走亲访友最好的礼品。时至今日,生活条件好了,大同人还是离不开粉,早餐来上一碗粉羊杂或一碗豆腐粉,再加上点辣椒香菜,那吃起来真叫一个爽。只是,现在在家里基本上不压粉了,很难再听到那“咯吱咯吱”的给烙床压粉声,给烙床也成了稀罕的老物件,很少能看到了。

压粉是几时的记忆,更是大同人难以释怀的一种乡愁。